

《时尚》杂志重点力推网络美女作家  
腾讯网「金钗美女作者」第一名

重现文坛 解密情之前缘后果

荷兰霓裳

# 此情可待成追忆

荷兰霓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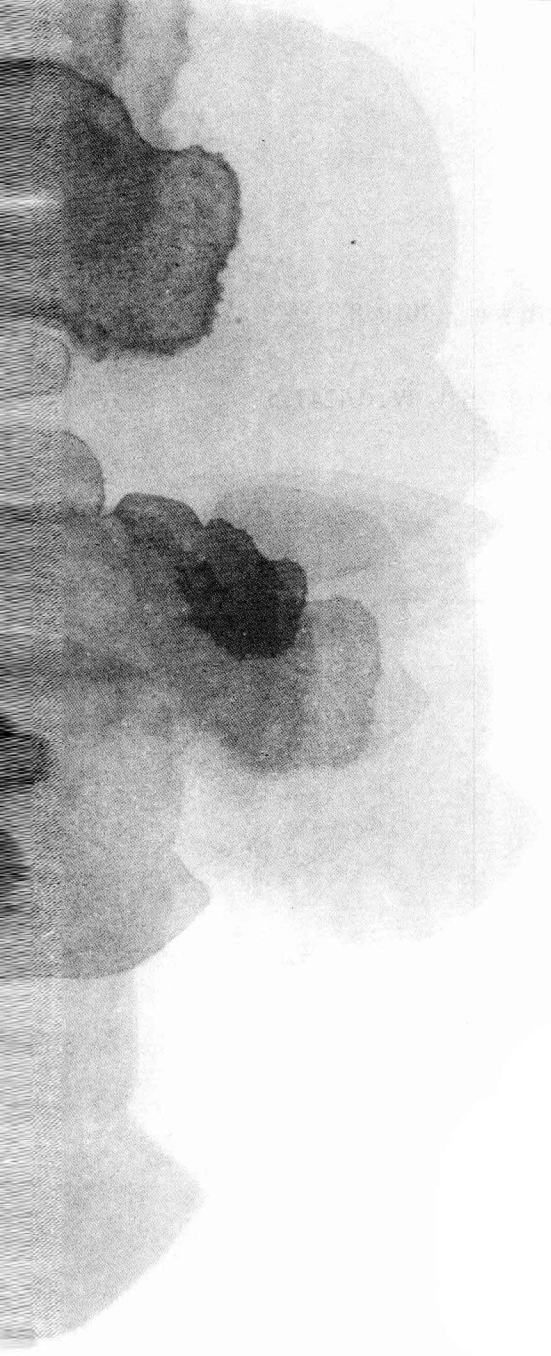
《风求凰》前传

情为何物？因为爱慕她，他毅然纳入她的闺中蜜友。  
情何以堪？因为思慕他，她决然漠视他的显赫荣华。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冷海月明珠  
青可待成追忆



此情可待

猶蘭霓裳  
著

或追忆

《凤文堂》前传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此情可待成追忆/猗兰霓裳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80244-800-1

I. ①此… II. ①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38412号

---

### 此情可待成追忆

---

作 者: 猗兰霓裳  
选题策划: 阅读时代  
责任编辑: 陈世忠  
责任出版: 朱新开  
美术编辑: 阿 木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 版: 现代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11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A座  
发 行: 北京阅读时代图书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制: 三河祥达印装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 字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4-800-1  
定 价: 27.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质量投诉: 010-64745288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北京阅读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楔 子

01

第一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

05

【宋·秦观《鹊桥仙》】

第二章 雾柳暗时云度月

19

【宋·张元干《浣溪沙》】

第三章 轻肌弱骨散幽葩

35

【宋·苏轼《赵昌寒菊》】

第四章 闲花落地听无声

49

【唐·刘长卿《送士元》】

第五章 分付西风此夜凉

65

【金·蔡松年《鹧鸪天》】

第六章 惊梦未及悲聚散

80

【宋·无名氏《九张机》】

第七章 为伊消得人憔悴

93

【宋·柳永《蝶恋花》】

第八章 苦乐相寻昼夜间

108

【唐·元稹《苦乐相倚曲》】

第九章 山回路转不见君

126

【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第十章 满眼春风百事非

137

【清·纳兰性德《采桑子》】



此情可待  
成追忆

第十一章	落月犹疑照颜色	153
第十二章	回首向来萧瑟处	168
第十三章	纵使相逢应不识	183
第十四章	道是无晴却有晴	201
第十五章	偷得浮生半日闲	214
第十六章	梦中长记误随车	226
尾声		242
后记		250

【唐·杜甫《梦李白》】

【宋·苏轼《定风波》】

【宋·苏轼《江城子》】

【唐·刘禹锡《竹枝词》】

【唐·李涉《题鹤林寺僧舍》】

【现代·梁羽生《散花女侠·浣溪沙》】



## 楔子

### 养心殿

沈羲遥默然了很久。到底是做错了，还是本该如此呢？

早朝上的记忆又浮现在脑海中，不过，只要想到凌相那咄咄逼人的架势，沈羲遥心中暂存的一点悔意便消失殆尽了。一国首辅，再如何，终是臣子，怎能在朝堂（庙堂）之上与皇帝相争，忘记了臣子的本分。可是，凌相如此，这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了。每每想到此，沈羲遥眉头一紧，目光一凛，双手，再次紧握住。

“吱呀”一声，有人带着夕阳的余晖走进养心殿，“皇上，太后娘娘请您去慈宁宫。”是太后身边的慈宁宫总管王德福。

“唔，知道了，你且退下吧。”沈羲遥说着，却坐着不动。

“皇上，”许久之后，身边的张德海悄声在他耳边说，“让太后娘娘等，终是不好的。”

一道凛冽的目光投向张德海，张德海一愣，旋即低下头



去。只是那目光却缓了下去，之后，一个高大的身影站起，口气中已是带了笑意：“不知母后找朕所为何事？王公公。”

“回禀皇上，太后娘娘说许久未见皇上了，今日命御膳房做了佳肴请皇上过去呢。”王德福恭敬地说，面含笑容，却是惶恐。

“那便去吧。”沈羲遥说着回头看了眼张德海，目光落在了他身后小几上一只乌木托盘之上，目光飘渺开去，停了停说：“今夜去昭阳宫。”

张德海面上一抹淡笑：“老奴这就传话下去，请柳妃娘娘准备。”

### 慈宁宫

“母后，您唤儿臣？”沈羲遥看着前面镏金宝相缠枝大椅上端坐的太后闵氏，轻声而恭敬地说道。

“近来前廷可好？”太后端起面前一盏茶，轻吹着却不喝，缓缓问道。

“前廷……”沈羲遥迟疑了下，抬头道：“前廷甚好，母后不必担心。”

“啪”地一声，太后手上青瓷百蝶茶碗被重重摔在桌面上：“如今，你倒是敢骗哀家了。”

“母后……”沈羲遥低下头去，“母后息怒。”

“前廷甚好？那凌相如何近一个月没有上朝？”太后的声音很是严肃。

沈羲遥没有回答，目光却冰冷起来。

“遥儿，”太后的声音缓和了下来，“哀家知你心中不平，可是，凌相有大功于国，所奏所想也是为了国家。”

沈羲遥一抬头，目光中已是愤恨：“他是为了国家，那儿臣就不是了么？”

太后身子一凛，眼中点点哀戚之色，头上赤金合和如意上一瓣玉叶一晃：“你们都是为了这大羲的万古江山，哀家如何不知。只是……”

“只是我们不合，对吧？”沈羲遥面上一抹古怪，“可是这不合，不都是母后你一手造成的么？”

“皇上……”一声惊呼，是太后身边的读春姑姑。

太后此时的面色已是惨白，一双薄唇颤抖不已：“你……你……逆子！”

一只手已重重拍在了桌面上。

沈羲遥向着上面那个满面怒气的女人深深一拜：“母后息怒，儿臣错了。”声音已经暗沉了下去。

“罢了。”太后摇摇头，“你回去吧。”

沈羲遥没有再看太后一眼，转身大步向门外走去，只是脸上，却是悲伤。

才行到门口，身后传来太后的声音，冷冷的，威严无比的：“哀家已经让礼部准备下聘，聘凌相之女为后，三日后下诏。”

沈羲遥身子一顿，双手紧握成拳，眼中满是愤恨与不甘，良久，那双手松开，他默默转身看着眼前那个女人，眉眼间竟有一丝浅淡舒展，“母后……”沈羲遥的声音颤抖着，面上是苍白一片，“多谢母后……成全。”

### 昭阳宫

“皇上今日怎么过来了？”柳妃款款走来，满面春风得意。此时的她已经身怀有孕，内心深处是只等麟儿产下便荣登皇后宝座的。

“朕不能来么？”沈羲遥口气中并无不满，只是默默注视着面前一只老银玉盖碗，里面盛着一碗浓稠的汤，散出徐徐热气。他似乎是没有看到那热气，端起来饮了一口。

“烫！皇上。”柳妃惊呼着，上前了一步。

“不妨事。”沈羲遥看了柳妃一眼，一直紧皱的眉稍稍舒展半扇，目光又低下去，“如絮，”许久他才又开了口，“朕之前答应你的，恐是要追回了。”

柳妃身子一顿，看着沈羲遥：“皇上是说什么？”

沈羲遥的目光落在了柳妃尚还不明显的肚子上：“朕曾经说过，若是你诞下皇子，便立你为后。如今，朕恐是要食一次言了。”说完苍然一笑，轻轻摇着头，“没有想到，一言九鼎的君王也有不得不食言之时啊。”

柳妃面上有一层明显的不悦，却在沈羲遥转头看她的时候敛了去，换上淡淡浅笑：“臣妾一直是当皇上开臣妾玩笑的，根本没有放在心上。皇上也别难过了。”她说着却咬紧了唇，半晌才又问道，“那个人，是谁？”





沈羲遥没有看她，只是看着窗边紫晶水仙花插里一束晚梅，有自嘲的笑容浮在脸上：“是凌相之女。”

柳妃一怔，几乎是难以置信地看着沈羲遥：“皇上……”她踌躇了半天才说道，“臣妾恭喜皇上，终得美人。”

#### 养心殿

沈羲遥用过晚膳便回了养心殿，偌大的殿阁中只燃了一对青灯，他静静地坐在床边，手上翻转着一份谕旨。这是太后命文渊阁学士撰写好的聘后诏书，只待三日后颁布即可。

沈羲遥仔细看着上面所书之字，一抹嘲讽的笑浮上面颊：“诞钟翠美，含彰秀出……”他突然大笑起来，惊得在门外站着的张德海一个激灵，忙向此看来，却只看见一个孤寂的身形，拉出长长的影子，在屋内踱着步子。“好一个诞钟翠美，含彰秀出。”沈羲遥坐下身，望向窗外，一轮明月皎皎于碧空之中，透出清冷光华。“张德海，”沈羲遥低低唤了一声，“你说，这凌氏之女，该是个什么模样？”

张德海悄然走近，面上恭敬的笑容含有些许的哀叹之色。“皇上，”他轻声说道，“皇上不是知道么。”

沈羲遥抬头看向张德海，淡淡一笑，却不说话，一双已经变得温和的眸子投向了窗外的朗朗星空。

那一次，也是这样一个月朗星空的夜晚，好像，是一年前的事了。

沈羲遥闭上了眼睛，往事历历在目，丝丝纯良慢慢沁入了心田。



## 第一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

那日里，没有错的话，该是送了羲赫出城，兄弟二人各牵了宝马良驹，挥退了跟随的将士随从，悠悠漫步在京郊之外。春日里旭日送暖，不远处便是层峦叠嶂的碧峰，近前处是山上流水汇聚而成的清澈湖泊，两岸杨柳依依，碧丝轻垂之下，便是青青草地，遍开野花，随着徐风轻拂，春日里最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

“四弟，此去西南可要小心。寇患猖獗，要靠你一人之力了。”一袭儒衫的沈羲遥站在湖边，握着缰绳的手紧了紧，“其实，你大可不必去的。”

他身旁的男子身穿金色铠甲，在明媚的春色之下，显得英姿勃发，神清气朗，他慨然说道：“其实，西南之地，我去最适。皇兄不必挂怀，羲赫定保西南百姓安康。”

“若不是凌相……”沈羲遥恨恨地拽下身边一条柳枝，满树繁丝摇曳了片刻，终恢复了平静。

“皇兄，其实凌相也是为了大义。孟将军年迈，我也该



去历练。”羲赫带了温和的笑容慢慢说道，“其实，皇兄心里也清楚，凌相是我大羲难得的忠臣，皇兄不该常与他作对的。”羲赫说此话时，面上已是庄重之色。

沈羲遥摇了摇头，有一丝苦笑暗含眼底：“我又何尝不想，只是……”他没有说下去，目光投向了涟涟水面之上，许久转了头说道，“羲赫，待为兄全掌了皇权，便不会再让你去那等贫瘠之地受苦。”

羲赫一笑：“皇兄……”

两人的目光交会，面上都浮上会意的笑容，如同最和煦的日光，温柔而带着暖意地投在彼此身上。

“皇兄，羲赫去了。”沈羲赫说完，跨上马背，“皇兄保重！”

一声嘶鸣，羲赫转身，看到湖边的男子带了朗朗浅笑，英俊的面孔似乎有不真实的光芒覆盖其上，这便是从小一同成长的兄长，自己曾誓言终其一生效忠的君王。

沈羲遥点了点头：“一路小心，保重！”

当良驹消失在路尽头后许久，沈羲遥才缓缓转过身躯，心中仍有不甘，毕竟，若不是凌相力持，如今哪里会有兄弟分别的场面。他与羲赫自幼生长一处，直到先帝驾崩前才得知不是一母所出。羲赫生母全贵妃早逝，羲赫一直是与沈羲遥一同由沈羲遥生母、先帝皇后闵氏抚育。因此，两兄弟之情远非一般人可比，尤其又是在那个牢笼般的皇宫之中。

沈羲遥年少即位，国家大事多由朝中老臣把持，其实都是由当朝右相凌云麾裁决。太后虽违了祖制参政，也是因为沈羲遥年幼而至。如今他已经长大，若不是凌相不肯放手，他早已是真正的一国之君了。至于太后，也一直不说什么，恐怕还是因为一些旧事吧。

一想到此，沈羲遥不由握紧了拳头，闭了眼长舒一口气，心思又翻涌起来。其实，如今的一切，哪个……又何尝是他愿意要的呢？

信步在流水澈澈的湖边，柳条随风轻撩在脸上，沈羲遥抬头望去，只见青山叠嶂，碧草葱葱，观之心情一震，又有悠悠佛鼓声传来，衬着悠悠斜阳，甚是安定了心神，平和之意浮上，嘴角泛起笑容。

“前方是何处？”好似自语般，沈羲遥停住了脚步。

“回皇上，前方是兴善寺。”不知何时，沈羲遥的身边多了一个人，声音尖细，面上光滑，正是张德海。

“随朕去看看吧，也求佛祖保佑四弟。”沈羲遥说着便向前走去。

张德海慌忙跟上，悄声说道：“皇上，今日不是说好了，要与太后同用晚膳的么？”

沈羲遥的脚步没有停顿，只是抬头看了看暮色渐深的天，一缕无奈的笑容浮在面上，慢慢说道：“今日凌相进宫，母后也留了他一同用膳的，朕还是不去的好。”

张德海头低了下去，用几乎不可闻的声音说道：“那也该跟太后那边回个话的。”

沈羲遥身子顿了顿，终转了身道：“如此说来，倒也便是。那你就回去跟母后说一声吧。”他笑起来，竟有一丝邪气。

张德海知道自己多了嘴，慌忙跪在地上：“皇上，奴才……”

沈羲遥摆了摆手：“起来，跪在这里像什么样子？还有，跟你说过了，出门在外，称我为公子。”看到张德海面上有为难之色，知道若是自己不回去，他在母后那里也不好交代，便又说道，“只是去寺里为四弟卜一卦，之后便回去，不用担心。朕会向母后说明的。”说完不再看张德海，牵了马就向前走。

青龙寺是京城有名的寺院，虽不及护国寺，但也是香火鼎盛之所。此时已近傍晚，却依旧是人声鼎沸，人潮涌涌络绎不绝。

沈羲遥将马拴在八十一级台阶之下，有寺中小僧代为照看。从台阶底端看上去，八十一级台阶如虹瀑飞落，气势不凡，上端兴善寺的红墙金瓦，更是犹如画中的西方极乐一般，令人不由赞叹着，崇拜着。

沈羲遥不由想起自己登基那日，坐在金銮殿里象征着至高无上皇权的须弥座髹金雕龙椅上看下去，殿外广场之上，站满了大羲五品以上的官员，他们带着兴奋而惶恐的神情垂首而立。之后，在五色彩幡迎风摆动发出的“猎猎”声中，在百官下跪朝服发出的“沙沙”声之中，在震天的“吾皇万岁万岁万万





岁”的膜拜之中，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权力——至高无上的皇权。

此时，他淡淡笑了笑，暗叹：这世人神往的龙椅的滋味，又有几人知呢？

“今日怎么这般热闹？”张德海看了看台阶上来往不息的人群，又看了看暮色四合的天，一脸不解地问旁边的小僧。

那小僧一袭灰蓝僧衣，身量未足，双手合十低诵一声：“阿弥陀佛。”抬了头笑起来，白净且稚气未脱的脸上有一双明净的眼睛，“今日普惠大师开门讲法，这才有了众多香客前来的。”他看了看天，“不过，此时快是结束了。”一双眼睛看向沈羲遥，隐隐有惊讶之色。

“走吧，若是能赶在讲法结束之前听得余音，也能受益匪浅了。”沈羲遥说着，一甩袍摆，大步而去。张德海急忙追了上去，两人身影消失在了人流之中。

小僧微笑起来，喃喃自语道：“这位公子，倒与那位小姐很是相配呢。只是，不知有缘否。”随手拉了拉手上的缰绳，缰绳的另一头，一匹通体洁白的良驹打了个喷响，原地踏了几下。小僧回头，白马背上青底银纹暗花马鞍下，露出一角金黄，在夕阳照耀下，甚是灿烂耀目。小僧一怔，向台阶上看去，只见层层人群之中，再看不见那个挺拔而高贵的身影。

登上八十一级台阶，只见面前阁院森森，气势恢弘，斜阳晚照之下，竟感到无边佛法的暖意。更有十数位僧人站在寺门前，与出入的香客回礼低语，面上都是慈悲之色。沈羲遥正欲上前，突然看见人群中分出一条通道，一个女子身着天青色淡绿兰花儒裙，在左右扈从伴随之下，带了楚楚笑意，一只素手从身前侍女手上的托盘抓起铜钱，轻轻抛洒向周围的百姓。便有鼎沸的欢呼声响起，那女子面上始终挂着柔美的微笑，那是发自内心的笑，在这样的环境下，如同慈悲的仙子、济世的观音。在她的身旁，有一个孩童抬头凝望，她微微垂首，面上笑容更盛，半蹲下身子，五彩的裙间绦带轻盈舞起，如同蝴蝶轻盈的翅膀。她身后有侍从递上包裹好的点心，那孩童灿烂一笑，抓住跑远了，而她的目光一直相随，那般的温柔，一个渐深的笑容绽放开来，整个人都随之神采飞扬。

沈羲遥不由看得痴了，自幼生长在后宫之中，看惯了后妃之间的尔虞我

诈、勾心斗角，看厌了那些强装出的讨好的笑脸，竟产生了几分厌烦而不愿前往。眼前这个女子的笑容却是那般纯粹，完全发自内心，慈悲而和善，优雅而动人。这是沈羲遥一直向往却不得见的笑容。

“公子，”张德海气喘吁吁地跟了上来，却见沈羲遥定定站在前面，不由好奇地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一个天仙般的女子，浑身都是令人舒服的气息，即使是见惯了后宫那些万里挑一的佳人丽姝，眼前女子的绝色容颜依旧令他震撼不已。世间，竟会有如此美妙的女子，如同珍珠一般散发出熠熠光辉，又好似春夜里一抹轻柔皎洁的月色。再看沈羲遥的面上，有着一抹浅笑，显然是发自内心的最单纯的笑。

张德海自然是知道沈羲遥一直不留恋后宫的原因，除了去岁因护驾有功而入宫的柳婕妤，皇帝几乎不曾正眼看过哪个女子，即使是宠幸，也是因了太后在耳畔一直地唠叨。如今算是得宠的，只有柳婕妤、孟昭仪（丽妃）和冯淑仪（和妃）。这三个妃子若真论起得宠的缘由，除柳婕妤是有功印在了皇帝的心上，其他两位，多是沈羲遥碍着家族的原因。殊不知，这后宫与前廷总是有着错综复杂的纠葛，即便是柳婕妤能够得到隆宠，也多少与她官拜从二品的父亲有些关系。

皇上他……恐怕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哪位妃子吧！张德海在心中暗叹了口气，目光再次落在那个女子身上，落日余晖给她罩上了一层耀目的光芒，在众人的注视下，转身优雅地走进寺门之中。之后便有小僧人拦在门外，阻住了众人的观望，待那女子远去了，方才允许香客们进入。

日头渐渐在天际落下去，不知何时，第一颗明星闪烁在如上好丝缎的天空之上。沈羲遥站在原地，那和田白玉发冠散出的清洁光泽，就如同他此时的表情。张德海轻咳了一声，小声说道：“公子，您不是要为四公子求一副平安卦么？”

此时已是夜晚，寺中香客们多散去了，只有三两人漫步在月色之下，多是在寺庙借住之人。

沈羲遥在正殿里向着面前赤金大佛拜了三拜，拿过身边僧人递上的竹制签筒，那签筒因用得久了，十分光滑，抓在手心里有一点凉。闭了眼虔诚默念着



自己预卜之事，“哗哗”之声便回荡在空空的殿堂之中。

“啪嗒”，一根竹签翻动着下落在地上，沈羲遥捡起，朱红色的小楷写着“失意番成得意时，龙吟虎啸两相宜。青天自有通霄路，许我功名再有期。”

一旁的僧人接过，波澜不惊的脸上有一层笑容：“这位施主，此乃上签。”

张德海在一旁笑起来：“恭喜公子。”

沈羲遥却没有欢喜的表情，淡淡扫了一眼，默然道：“再有期么？”

此签并非为求平安所祈，而是朝堂之事，这“再有期”3个字，在沈羲遥看来，远不是上签。他突然笑起来，只是将无奈蕴藏其中。

有轻柔而略显不经意的脚步声传来，不止一人，行至殿门前猛地消失，便有轻柔的女声传来：“小姐，您怎么不进去啊？”

“里面还有香客，是男子。”回答的声音温柔悦耳，好似银铃般清脆动人，又似潺潺流水般清雅柔和，“我们用了斋饭再来吧。”之后，便是“叮当”的环佩之声，在静夜中更显清幽。

沈羲遥偏过头去，白纸糊的窗上正印出一个女子窈窕的身影，缓缓而端庄地渐行渐远，他的目光，就一直随着那暗影移动，唇上有笑意。

张德海将一切看在眼里，这个说话的女子，就该是之前的那位佳人了把。

“这位大师，这佛寺中还有女子？”张德海问道。

那僧人一笑，目光却是看在沈羲遥身上：“寺中香客甚多，也有暂住礼佛的大府家眷。”停顿了一下，又好似不经意地说道，“像刚才这位，每月总有几日是在寺中度过，也常常为周围百姓布施的。”

沈羲遥点了点头：“不论是达官还是富贾，向佛之心，慈爱之心，该是有的。”

那僧人带有赞叹地继续说道：“行善之心，人皆有之，不过若论持之以恒，倒是难得。这位小姐自及笄之后，每月都会来此，风雨无阻。不过之前都是由下人出来布施，自己在佛祖面前祈求。毕竟大府千金，抛头露面，总是不好。前月，普惠法师开解，方才出了寺门的。”

沈羲遥笑容更盛起来，目光落在手上翻转的签上，不经意地问道：“大

府……京中大府千金颇多，只是不知是哪家教养出如此绝代风华的女子。”

那僧人双手合十念一声“阿弥陀佛”，笑道：“出家人不该闲言的。不过若真论起大府，此女所在大府便是当之无愧的。”看沈羲遥面上讪讪，却依旧笑而不答。

沈羲遥等了片刻，张德海看了看外面的天，悄声道：“公子，该回府了。”他才站起身来，又看了看那僧人，略一点头：“多谢。”

行至寺门口，沈羲遥回头，朗朗月色之下，一女子身着浅色衫裙，款款迤迤而行，进入方才他所在殿中。如松竹般风骨，却是淡雅，好似蝴蝶挥着轻柔的翅翩翩飞过，只留下摄人心魄的惊艳。旁边不知何时轻轻赞叹之声，是一个小僧人，细看下，正是之前牵马之人。

“敢问这位小师傅，这位是？”张德海轻轻问道，余光处，沈羲遥有些侧目。

“此乃京中大户人家小姐。”那小僧轻轻一笑，“堪称才冠九洲之人。”

“才冠九洲？”张德海愣了下，旋即摇着头，“我大羲德才兼备之人遍布，怎能让一个小女子担起此名。再说，”他略有不信地笑道，“也从未听过此女所为啊。”

那小僧半垂着头：“这位小姐家规甚严，双亲都是不愿张扬之人。”复想了想说道，“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

沈羲遥接过说道：“巧笑东邻女伴，采香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之后便笑起来，“若是此女所做，便是有些文采。”

那小僧点着头：“黯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也是这位小姐所作的。”

沈羲遥打起漫金山水折扇，一道幽光一闪，他的眼睛在扇后更是明亮：“这位小姐，可是有了意中人？”

那小僧笑起来：“是为其兄所作。”

“其兄？”沈羲遥望向远处大殿，看不清人影，却更显神秘。

“其三位兄长，两位在朝为官，另一位独在江南经商。”







张德海怔了下：“那不是……”

那小僧一点头：“正是凌相之么女，凌家惟一的小姐了。”

手中的折扇一顿，心中什么轰塌了般，沈羲遥面上有些苍白。一抬头，便见月色临地，冷如清霜。

回到宫中已是深夜，沈羲遥遣张德海去了慈宁宫，毕竟自己此时才归来，太后一定是心急了。不过，沈羲遥并不想去那座宫殿，自他登基之后，便一直对那里是有排斥的。

歪坐在窗边长榻上，半靠着围以碧玉镶嵌团福深蓝锦缎的墙壁，窗外一轮明月，带了宁静祥和的月光，轻轻掩在一抹薄云之下，给院中一株合欢罩上一层云雾般的轻纱。有风缓缓滑过，“沙沙”声不绝于耳，之后，又是宁静。

在这样的夜里，沈羲遥的心也平和下来，那个女子带着超凡脱俗的身姿出现在面前，又似月中仙子，清朗宁祥，只一眼，便沁人肺腑了。且文采非常，不愧是出了三届状元郎的凌府千金。心地良善，笑容最映内心，那样的笑，这世间，恐是再无其他了。若有女而长伴身边，该是得几世修来的福气了。

想到此，沈羲遥淡笑开去，若她是其他人家的女儿那该多好，心上无人，即是迎进宫来，也不会落得拆散鸳鸯之名，讨个虚情假意的对待。若论起自己，也是会真心待之，在这后宫之中，留出一角安和。只是……她是凌家之女啊。这凌姓一字，便是万水千山了。沈羲遥长叹一口气，伸出手将窗关上，那一道皎洁的月色也被隔绝在了这尘世间最尊贵的房间之外了。外殿御桌的明黄团龙锦缎之上，叠起累累暗黄奏本，沉沉压在他的心上。那些奏本，恐怕凌相多已批阅了吧。

张德海垂首站在殿中，有徐徐香烟在飘荡，带着混合了麝香的檀香特有的气息。许久，传来轻轻脚步之声，张德海头低得更低，直到眼前出现一双碧色绣花鞋，一抬头，是太后身边的读春。

“张总管，太后已经睡下了，张总管此来何事？”读春声音温和柔美，一双眼睛却是暗含波涛。